

风雪难挡回家路

江初昕

刚参加工作头一年,我被分配到偏僻的矿山实习,临近春节,下了几场大雪,看着纷飞的大雪,心里忐忑不安了起来。终于等到放假了,我们五个实习生回家心切,不顾脚蹶深的积雪,毅然踏着厚厚的积雪下山。

等我们好不容易到了集镇,通往县城里的班车因为积雪的原因,已经停运了,望着茫茫白雪,我和同伴横下心步行到县城去。小镇到县城也有二十多里地,由于积雪太深,我们走得气喘吁吁,步履维艰。短短二十多里的路程,就花了大半天的时间,好不容易到达县城,已经是下午一点多钟

了。这时,鞋袜全湿透了,又冷又饿。大街上饭馆早已经关门歇业了。只好先赶到汽车站,我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,到我们乡下的班车也已经停运了。县城到我家还有三十多里的路程。同伴早已各奔东西了,独自一人的我孤无助,正一筹莫展的时候,我猛然想起住在县城里的表哥,遂直奔表哥家去。表哥见了,赶紧端上热饭热菜给我吃了,又帮我烤干了鞋袜。表哥挽留我在他家过年,等化了雪通车再回家。我谢绝了表哥的好意,告诉表哥说,我已经写信告诉爸妈了,说一定回家过年的,要是没有回去,父母心里一定非常着急的。表哥听了我的话,最终还是同意了。

我踏上了回家的路途。路上行人稀少,厚厚的白雪覆盖了乡村原野,白茫茫的一片。我的家乡地处深山里头,就是平时,也是人烟罕至,何况这样的严寒雪天。越往山里走,雪越来越厚了,“咔嚓”脚踩着近齐膝深的积雪,每走一步都显得十分吃力,稍不留神就会滑倒。走到半途上,天空又飘起鹅毛般的大雪,顿时,白茫茫的一片。越往前行,越发吃力了。深山中不时响起“啪”的脆响,原来积雪压断了树枝,在这深山中,犹显得空灵而骇人。走着走着,猛不丁地从树上“哗”的一坨雪团落在跟前,吓得直冒冷汗。树影憧憧,朔风席卷,白雪飘洒,心中默默念叨着前方温暖的家。

天色渐渐地阴暗了下来,看看逐渐沉

降下来的天色,不由地加快了步伐。远方依稀传来阵阵鞭炮声,我心里清楚,马上就要到家了。刚走到村口,远远地看见村口的树底下站着一个人,头戴竹笠。如果不仔细看,还以为谁家竖立着的稻草人。我刚走近,就听到对面在喊我的名字。我一听,是父亲的声音,我赶紧上前拉住了父亲的手。父亲接过我的背包,往家去了。

从冷冽的寒风中走进家门,格外感觉到家的温暖。兄弟姐妹几个相见,也都不胜欢喜。小妹端上了热气腾腾的茶水。母亲听到我的声音,赶紧从厨房里跑出来,拉着我的手左看右瞧,笑着不住地抹眼泪。须臾,母亲把滚烫的饭菜端上桌子。小弟拉上我一起到门外,把一挂长长的鞭炮悬在竹竿上,点燃。顿时,“噼里啪啦”一阵爆竹声,硝烟弥漫,响彻寂静的山坳里。父亲端上自家酿制的糯米酒,给我舀上了满满上一碗,母亲为我夹了我平时爱吃的菜肴。一家人相互碰杯祝福,浓浓的亲情在这大年三十团聚的夜晚汇集,让我倍加温馨满怀。



家 梁有叔 摄

隆冬闲时听鸟语

姜仕贵

傍晚时分,下班了,走出办公大楼,叽叽喳喳……前方不远处又传来一阵非常熟悉、清脆悠扬的旋律。

从深秋到隆冬,差不多轮回了一个季节,每天都是这个时候,大概就是在五点半到七点半之间,是鸟儿们聚会的时候,只听到鸟鸣,却不知道鸟的名字。据了解,在南方一般喜鹊、画眉、布谷鸟、斑鸠比较多,我也不知道这里的鸟究竟是属于哪一类。

在食堂吃过晚饭,同事提议一定要专程前去听听这听了很久的鸟声,好调节调节身心,缓解整天面对电脑、处理那么多文字带来的疲劳。于是,循着鸟声我们慢慢走近了这个鸟的天堂。走近看了一下四周的环境,同事非常好奇,在城市的中心居然还有这么一方净土能够吸引着那么多鸟儿的齐聚,也没有细数,也数不过来,少说也有几百只吧!同事掏出手机伫立在竹林下面,打算录上一段鸟鸣的声音,回去给还在上幼儿园小班的女儿听听,让她也体验一下大自然的天籁之音。在录制的过程中,同事生怕别人打搅了他,还特意用手指在嘴边比了一个“兮”的动作,暗示众人不要发出声音,另外还生怕惊动了欢快自由的小鸟,影响他录制的效果。

这里环境独特,并不是生机勃勃的森林,没有茂盛的灌木丛,没有青青的草坪,也没有常开不败的花坛,有的只是几蓬生长不算茂盛的竹林,竹林下面有一个椭圆形的喷水池,但是喷头好像坏了很久没有人修理,以至于没有水喷出,显得格外幽静。当然,这里也没有枯藤,也没有老树,更没有昏鸦。在大家看来,这里似乎并不适合鸟儿们的欢聚。

在很多上班族看来,城市是人声鼎沸、喧嚣杂乱的。汽车的鸣笛和发动机的声音、街边流动小摊贩的叫卖声、城市建设机器的轰鸣声等等杂七杂八的噪音,弄得本来上班的人疲惫不堪,一到节假日或者周末,都想驱车到很远的农村去寻找一个安静的环境来静一静,休憩调整身心,放松心情。然而,很多人却忽略了就在大院子里的鸟鸣。

鸟鸣是大自然的天籁之音,听听鸟鸣,听听这妙趣横生悠扬婉转的歌声,也算得上是洗洗耳朵吧!它们叫声丰富,富于变幻,时而高亢,时而低鸣,时而齐唱,时而独鸣,仔细分辨,就像一曲和谐的美妙旋律,它们的叫声显得是那么的多情,让人听后感到释然,心情顿时舒畅起来。

“咦!快看。”同事手指着竹林上的一对鸟小声提醒我。在冬日夕阳的映衬下,一只老鸟正在把从远处辛辛苦苦觅来的虫子喂给一只小鸟吃,真是一幅让人感动、和谐的图景呀!

此时此景,“百善孝为先,老吾老以及人之老,幼吾幼以及人之幼”,这样一句触动心扉的话在心里油然而生。我急忙拉拉同事的手,劝其离开,别打搅了小鸟们自由自在的愉快生活。

家有“忙年”人

苗连贵

妻大眼,圆脸,天生一副笑模样,人说这是福相,其实妻是“做”的命。她平时忙,过年更忙。妻娘家老姊妹多,他们家的成例,三十夜团年,都在大姐家聚首,人多,热闹,年味重。那么团年饭呢?这个任务历史性地落在妻身上。妻文化不高,没有别的专长,却烧得一手好菜,能者多劳,自然年年就由她“代庖”了。

妻做事好喝茶,好喝那种苦涩的酽茶,常受油烟熏的人都爱喝酽茶。因此,大姐把她们单位发的好茶给她酽酽地泡上一大瓷缸,妻喝茶做事,越发不知疲累。从腊月二十六七开始,择洗刨切,煮煎煎炸,直到三十夜,妻的一手菜闪亮上桌,虽不能说珍馐美馔,却也风味不同于寻常。第一道菜是烧全

鱼,烧得焦黄,淋了酱汁,撒着葱花,见之使人喉头吞津,但都不得动箸,这叫“看鱼”,取“年年有余”的彩头;第二道是丸子,有4样:黄焖丸子,珍珠丸子,豆腐丸子,藕丸子,取四季团圆之意;接着,炸猪排,炸藕夹,爆鸡丁,烩三鲜……一道道上来,堆得碗重盘叠,尽大人孩子吃,大嚼大啖,风卷残云。

妻从不上桌,一者忙得顾不上,再者被油烟一熏没了胃口,二来没有上桌的习惯——平时在家,她也是往碗里夹上菜,掇个小杌子与左邻右舍凑在一起,边吃边说笑——只是大家在给她敬酒时,她才站在我身后,就我的盏子抿一小口酒,吃一筷子菜“意思”一下,然后又到厨房忙她的未了之事。

一顿年夜饭吃下地,妻回家就倒在了床上,口里哼唧唧说这里疼那里痛。我

只得给她揉肩捶腰搓背,不无埋怨:“做事悠着点,哪个像你,做起来不要命!”她口里说“不累”,但一会,便沉沉睡去,连“春晚”都割爱了。

从初一开始,我们去各家拜年,呈上礼品,姊妹们说笑一阵后,妻看时候不早,便系上围腰,一头钻进了厨房。妻没有当“坐客”的习惯,亲戚们都习惯了等妻来烩菜。于是,厨房里开演奏锅瓢碗盆交响曲,客厅里则麻将稀里哗啦大合唱。如此这般,拜了东家拜西家,直至初六初七,年事才告一段落。

回到家,我说:“几天里忙来忙去都是忙人家的,我们家自己的年还没有过呢。”“看你嘴馋的,早给你预备好啦。”妻知道我爱喝汤,年前就备了藕和排骨,藕烩排骨汤,妻的厨艺一绝。我说以后再烩吧,你也该歇两天了,

妻执意要烩,便连夜生起煤炉。汤宜用煤炉烩,文火慢烩,一直把藕烩到绵烂,把肉烩得与骨头脱节,这汤才喝得有滋有味。汤要烩一宿功夫才到家,妻夜里披衣起来几次给炉子添煤加炭。我喝妻烩的汤,总有一份感动在里头。

今年,我不想让妻在家忙活了,我说破费几千块钱,来个旅游过年吧,选个南方的城市,南方暖和,譬如桂林吧,风景又好,逛卢笛崖,游象鼻山,坐游艇观赏漓江风光——要不去三亚……“罢了罢了,又坐车,又坐船,又爬山,又钻洞,不把人骨头累散架!还是在家团年自在。今年除夕我给你们包饺子,真正的北方饺子,如何?”

在老妻的词典里,玩比做累。

我曾问妻:你成天做那么多事不嫌烦累?她反问我:你每天读书、摇笔杆子烦不烦,累不累?在她看来,她做的与我做的一样,是一种爱,一种享受,而且永无厌倦。